

老底子

■余观祥

高举竹簋开吃十碗头

到达绍兴马鞍的表弟家，已是中午时分，热情、好客的表弟、表弟媳，知道我喜欢老底子的“十碗头”，在我到达前，油红透亮的东坡肉、黄白相间的鲞拼鸡、晶莹剔透的汤三鲜已经上了满满一桌。

“十碗头”是当年萧绍一带人办结婚宴、订婚宴、寿宴、上梁宴等宴席的俗称，每桌宴席，必须要有10碗菜。偶尔也有超过10碗的，人称考究加一。由民间厨师掌勺“十碗头”，上桌菜肴大同小异。依次是前东坡、鲞拼鸡、醋熘鱼、汤三鲜、后扣肉、炒时件、炒肉皮、冬菜粉皮、肉丝炒芹菜、榨菜肉丝蛋汤。有时鱼类紧张，烧不成醋熘鱼，就会用糖醋排骨来替代。

办“十碗头”宴席，用八仙桌配长条凳，一张桌上可坐8个人，每条长凳坐2人。桌子南北向摆放，摆放位置以板缝为准，办酒及日常用餐，板缝呈南北向。朝南位是长者专座，懂规矩的人是不会随便乱坐的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时，堂姑妈家的表哥结婚，母亲指派我去吃“十碗头”。临出发前，母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吃‘十碗头’吃要有吃相，坐要有座相，不能猴急；不能南北不分，一屁股坐上，朝南位留给长辈坐，小孩子不能抢坐；菜送到桌上时，筷子不能像鱼叉戳鱼似的在碗里乱戳乱捣；三鲜碗里的鱼圆、肉圆是每人各一颗，不能多吃多占……”

母亲的教诲和叮咛，让我这个初次独自出门吃“十碗头”的孩子，感受到压力山大，一旦吃相难看，要被人家说成是大人没有“教养”的。在这次喜宴上，我确实领略了一位长我两岁小伙伴的“风采”，让我长了见识。他与我一样，第一次“独闯江湖”，喝喜酒时，只要有菜肴端上桌来，没有半点斯文，迫不及待伸筷往碗里夹，他的这番失礼情景，令同桌长辈们眉头紧皱，十分不悦。

吃十碗头，一般路途远一点的亲戚，都会提早到来，而近邻却舍不得因吃一顿喜酒，过多地浪费时间，要等到东家发出开席信号才行动。所谓开席信号，其实是用一根长竹竿，顶部扣一只拔草用的“小竹簋”，高举出屋檐。一般是开席前约半个小时，东家会发出这个信号。左邻右舍或在田间地头劳动的被邀对象，看到小竹簋高高举起，就会迅速放下手头活儿，赶赴酒场。高举小竹簋为信号，是沙地吃“十碗头”的习俗之一。

时光不再，岁月荏苒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“十碗头”“八仙桌”离我们渐行渐远，替代它的是“叠式菜”（菜配得多，盘上叠盘）和“旋转式圆台面”，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，只要高档宾馆餐桌有的菜肴，都有可能出现在农家酒席上，但“十碗头”中汤三鲜、东坡肉、鲞拼鸡这些传统特色菜肴，仍在传承之中。

当下，虽然舌尖上的美味层出不穷，但我还是怀念那“八仙桌”上的“十碗头”。因为，它在我的味蕾深处，有着一一种渗透性的记忆。

而吃“十碗头”，其实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基因，母亲的教诲和叮嘱，是文化的一个部分。她的教诲和叮嘱，时常回响在我的耳际，因为这是我慈母留下的“十碗头”文化，她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
尘世间

■陈幼芬

穿越夜幕飞哥哈

初心，是源于爱。

在煦的多次邀请下，我放下对签证手续烦琐、出境审批麻烦和长途飞行疲惫等抗拒，毅然决定一个人出境探亲。

一个表达爱的人，得不到顺畅的通道，是会产生挫败感的。我不想煦在爱的表达上受挫，欣然接过邀请，同时，也感恩她给了我突破自我的勇气。

50周岁那一年，我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，实现了萧山境内的自由。时隔一年，我将第一次跨出国门，去领略更大的世界。这是空间上的大拓展，更是认知上的大转变。

那晚11:30分，在亮如白昼的浦东机场，我如约登机，穿越夜幕。

预订机票时，煦就让我做选择，是坐北京出发的国航还是坐上海出发的欧航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国航的机务人员是熟悉的中国人，飞行时长会缩短4小时左右，但要先坐飞机到北京，我还是感觉太折腾了。我一向足不出户，见识浅陋，一个人几乎没有远游过。我也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，来去倒腾会把我的心情搅坏。更因为小脑敏感，对平衡与稳固有特别高的需求，移动一多，身体就会晕。

心想，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沉默寡言的邮包，从浦东快递到哥本哈根，后脚有先生送，前脚有女儿迎，就算中途语境陌生，我也更贪恋坐于一处不用挪移的便利。何况，旅行不正是为了更好的体验吗？！我希望在陌生的环境里，发现更新的自己。

实际上，14小时的飞行，比想象的要轻快许多，几乎是睡了两大觉就到了。我最大的感慨是，困难是自己想象出来的。

一上飞机，我就有一种误入一部外国电影拍摄现场的感觉。耳朵听到的，多是英语，语速很快，我有限的单词量，根本无力捕捉真实的意义。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外国人，黄头发，高鼻梁，蓝眼睛，还有可爱扑闪着金色睫毛，而满腮的胡子与凌乱的头发，有一种随性的自由。可能是太不习惯吧，他们高大的身材，带给我一种压迫感，他们动一动就汗淋淋的局促，还让我感到有一些脏。我本能地想要守住距离！转念一想，凡是人，都会忙乱，都会出汗，我却带着自己强烈的负面评判，顿时为自己的卑劣感到惭愧。

我坐在二连座的过道侧，进出方便。邻座，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老外。煦曾与我分享，丹麦人外表高冷似社恐，内在却爽朗热情又善良，他们高度的内敛里，有深刻入髓的教养。看这一位，也是绅士模样，蜷缩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一直默默看手机，不苟言笑。

打开僵局的，是勇敢的我。我是从“Where are you from?”开始的。随后，他像一个被激活了的机器人，话题逐渐打开，情绪也热烈丰富起来。他是丹麦人，住在哥本哈根，

这是第五次来中国，是受一位中国好友的邀请，来上海谈商务的。他跟我分享朋友请他吃中国餐的图片，夸赞中国很棒，他很喜欢中国！他还说，自己有五个孩子，二女儿还在上海开有某运动品牌的商铺，等等。

我俩慢慢热络起来，可语言的障碍，使我们的交流常常卡壳。我尝试着搜刮肚子里全部的英文单词，还是无法顺畅交流，常常词不达意，不了了之。后来回想，我还竟然将西湖译成了“Xi Lake”，而不是老师教的“West Lake”，见他不知所云的迷茫眼神，我只好摊摊双手说，“Sorry,I can say only a littel English!”他自然也明白，交流是双方的事，他连一个中文也不会说。

用餐时，他见我手握刀叉的手笨拙，就示范我如何切面包。原来，欧洲人切面包，并非直接从上到下地左右对半切，而是在侧面，从外往内上下剖切，以便放入果酱。他还与我分享了他的红酒，心照不宣地，我们频频碰杯，缓释鸡同鸭讲、对牛弹琴的尴尬。但断断续续的交流，并不影响我们彼此感受这一程偶遇的快乐。

大多数时间里，我在睡觉，偶尔看一会儿书。吃饱喝足以后，再次睡觉。2月5日早上五点多，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。

我不会英语，但凭一面笑容，入关也特顺利。那位笑容可掬的海关工作人员，看了我的资料以后，很快就在护照上盖了章，末了，还用中文与我说“取行李吧”！真的很开心。

将行李放到推车上，找到一个绿标的“Exit”，再穿过几扇自动门，我就看到了候机人群中伸长着脖子的煦。一路平静，但就在这个刹那，我心一暖，甚是激动。三步跨作两步，我俩紧紧地拥抱。

机场外，凌晨的天空，还是黑乎乎的。扑面而来的寒风，把我俩再次裹在了一起。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不计前嫌



《不计前嫌》赵雪峰作

“快醒醒，来了条大虫子!”笼子里那只鸟，焦急地提醒一位坐在树下酣睡者。

再看，树上一条大蛇正向酣睡者的头上爬去；而笼子里的鸟抬起左翅指着大蛇，右翅缠着绷带，向外渗着斑斑的血；酣睡者，怀里抱着一杆猎枪，鸟笼外面躺着几只死鸟……画面的信息告诉读者：刚刚，这人还手持凶器对鸟们大开杀戒。有的鸟已经命丧黄泉，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鸟，被打坏了一只“胳膊”。丧黄泉的将成为猎人的盘中餐；被打坏胳膊的，还算幸运，活了下来，不过，等待它的也许是被人当成宠物笼养起来，反正它很难脱离魔掌了。可以推想，刚刚过去的惊魂时刻，那个酣睡者手持猎枪扣动扳机，接连击毙几只鸟后，又把这只鸟的翅膀打成残疾，随后抓起来塞进鸟笼，在得到了胜利果实后，他有些疲惫，便倚着大树酣睡起来。

没想到大树上面一条巨蛇将触角伸向他的头，如果他再不做反应，很可能被毒蛇咬伤，甚至死亡。灾难即将降临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被他打伤的鸟却没有坐视不管，它高声提醒，生怕出现意外。

这是一种单纯的、友善的、及时的提醒。

鸟儿完全忘记了刚刚过去的凶险时刻，忘记了差一点就被夺去生命的深仇大恨。

也许这就是鸟的属性，这就是鸟对人的友善心理。尽管有人伤害它，有人想让他成为盘中餐，想用它换钱花。可它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却忘掉仇恨及时提醒。相反，人类做得怎样，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？人说：鸟是人类的朋友。其实真正把人类当成朋友的是鸟，而有的人却只是说说而已。

不得不说，这是人类的悲哀。

《不计前嫌》这幅漫画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在善良与丑恶之间，动物却走在了人的前面。用漫画告诉读者，尊重生命，遵守人与自然的和谐规律，人类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主宰，成为所有动物的和谐伙伴。

小辰光

■来永祥

两碗面的记忆

在我幼小的记忆里，父亲是威严而冷峻的。由于他在杭州工作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，每隔一周或两周才骑自行车回家一次，因此，对于我而言，却略显稀疏了。

我从小乖巧顺从，安静懂事，偶尔还会帮母亲做一点家务活，所以也从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与打骂。而小我两岁的弟弟，则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总是淘气、惹事，有时还因为欺负邻家小孩而遭到告状，因此，总是会享受一次次父亲的棍棒教育，有时候甚至会将他绑在屋

檐下的圆柱子上，直到打得他哭喊求饶为止。而我则瑟瑟地躲在角落里，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，很有一种杀鸡给猴看的感觉。

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却彻底颠覆了父亲在我心目中威严、冷峻的认知。

初二那一年，我得了急性胸膜炎，需去杭州大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。父亲带我去去了城隍山脚下的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。空腹抽完血后，父亲领我去医院边上的小面馆吃面，点了两碗面条。当时由于物资的匮乏，二碗榨菜肉丝面，就让我觉得是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美味。再瞄一下父亲的面碗，除了面上几片菜叶外，未发现任何的油星。再抬头一看墙上的黑板，弯弯扭扭地标着价格表，榨菜肉丝面一毛柒分，菜面一毛，父亲给我点的是榨菜肉丝面，而自己只是吃了一碗菜面而已。

再看一眼父亲，骨瘦如柴，岁月和艰辛在脸上刻满了忧伤。想到这，我一股酸味涌上心口，泪水忍不住扑簌扑簌地滴在面碗中，无论如何再也咽不下这口面了。父亲见状，用手轻轻地拍着我后背，说“吃吧，吃吧，你要加强营养，要长身体才好，我在厂里食堂是可以吃到肉的。”慢慢地我平静了下来，哽咽着将面吃完。

此时此刻，我心目中的父亲是多么伟岸、高大，也深深地感受到了“父爱如山”的真实体验。

小确幸

■杨桢柔

巧克力魔法

下午，突然兴起，来做巧克力吧！

冬里去哈尔滨游玩的巧克力尚未吃完，实际是因为从俄罗斯进口的甜点太甜腻，过多的糖分实在不适合中国人的味蕾。想来放在家里也是浪费，不如动手将其融化，加入自己喜欢的调料，做成“自己的巧克力”。

说起做巧克力就想到西点书上所谓“隔水加热”，足够幸运的是家中恰好有那么一个耐高温的玻璃碗，虽然不如视频道上小巧精致的玻璃圆碗，四四方方的倒也实用。

从柜子里掏出一大把巧克力，什么味道的都有，蜂蜜、牛奶、咖啡，甚至其中一板还有一味奇特的黑松露。薄薄的锡铝纸根本挡不住那股甜腻的香味，闻着味都好像可以把人的牙甜掉。

“反正不会吃，干脆全融了。”我这么想着，一股脑把各种味道的巧克力都塞进了碗里。水咕嘟咕嘟开始冒泡，浓郁而醇香的味道随着巧克力的融化争先恐后地往人鼻子里钻，我好奇，蘸了一筷子，只觉甜得唬人，浑身打了个激灵。

这可不行，想了半天终于在犄角旮旯寻着了几块浓度极高的黑巧克力，全部掰开丢了进去，犹嫌不够，再三思索后加入了水、牛奶和可可粉。

可可粉的加入简直叫人惊喜！原本甜腻的空气混入了一丝苦味，这份苦既不会太涩，也不会过分缠人。随着配料加入，巧克力的味道达到了美妙的平衡，舀上小半勺巧克力酱，入口是非同一般的丝滑与浓郁，舌尖上仿佛演绎了一场奢华盛大的交响乐，无处不令人沉醉。

从厨房的橱柜里掏出裱花袋，一勺一勺填入其中，直至填满才发现忘记先放裱花头。我懊恼于自己的粗心，又暗自安慰自己不要紧。兴许是没融化均匀，裱花袋总被卡住，结果就是挤成了四不像，只能乐观地想倒是与市面上很火的巧克力“丑墩墩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巧克力太多塞不进冰箱，四月的天气多雨，下午的风又甚是肆意，放在北边的小阳台倒是刚好。我毫不心虚地霸占了烘干机上小小的台面，期待着巧克力凝固。

小小一块巧克力，却好似拥有无比奇妙的魔力，不禁让人一口接着一口，甜美醇郁，回味无穷。

尖尖角

■胡穆之

生活中的暖

暖是什么？也许是冬日里的一杯姜茶；也许是生病时的一句关心与问候；也许是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、团结向上……生活中的暖无处不在。

那是一个寒冬的傍晚，我上完课回家，冷风呼呼地咆哮着，在我脸上撕出阵阵寒意。雪花飘飘，落在我的头上、手上，冻得我瑟瑟发抖，好不容易走到地铁口，一摸裤兜，呀！我的电话手表呢？不会落在家里没拿来吧？那我还怎么坐地铁回家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分钟过去了，两分钟过去了……我站在地铁检票口焦急地徘徊着，一脸的茫然与无助。我盯着人群，希望能碰上一个认识的人。

“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”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我转头一看，一个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正看着我，是“是的！”我点了点头，用无助的眼神看着他。“什么情况？”男子疑惑地问道，“我也许是出门太急了，忘带了钱和电话手表，现……现在我回不了家了！”我愁眉不展地述说着。男子急忙问我：“需要多少钱？”我说了数字，男子竟然毫不犹豫地从钱包里拿出钱递给我。看着他给我的钱，我愣住了，“你……你就这么给我钱了？”“难道你不需要吗？”中年男子笑道，便转身走了。

那个背影，是我见到过的最纯洁、最友善的背影，它让我见识了人性的善良，懂得了人生的真谛，现在的社会正是缺少像他那样有温度的人。

是他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，我以后也要学习他，做个善良而有爱心的人，将这份暖心传递下去！（作者系湘师实验小学605班学生）